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四月天

若论人间春色，还是四月的好。当恒星的光芒从南方斜照江淮大地，四月的合肥，少了春寒与夏热，阳光柔和，气候宜人。街道两旁，长有高大挺拔的树，那是芜湖路的梧桐树，来合肥，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区。

夏日的梧桐郁郁葱葱，枝叶繁茂，经不住霜秋的清雨、凛冬的寒风吹打，纷纷落落，飘零一地，留下光秃秃的枝干，枝条纵横交错，躯干屈曲盘旋。熬过漫长的冬日，四月的春风姗姗来迟，吹过江淮平原，梧桐枝吐出嫩芽新叶，阳光照亮点点新绿，整体望去，一片嫩黄嫩青，色调通透清雅，似丹青在白宣上的晕染，浅浅一抹如近水、如远山、如云天，满目清新，色调舒爽得惬意。畅游其中，不觉心情大好，管他行人匆匆，管他车马喧嚣。

忽见一树梨花，满树满枝皆是，花色白中隐青，拥簇在云天之上，温和而热烈，如谦谦君子，不争凡尘之名，心怀大梦。树下有一群踏青的学生，追逐打闹，座谈赏花，春风拂过，梨花纷飞，不觉竟入了诗意境，他们浑然不知，乐在其中，惹人羡慕。好一派花花世界，好一派繁花似锦，锦瑟年华不虚度，恰同学少年，欣欣然，春光明媚，一切都是刚开始的样子，树上的叶，树上的花，树下的人，都是新的，新叶新花新人，充满无限希望。

树下的草也是新的，草色青青，野花开满一地。那醒目的蓝色小花，是婆婆纳，精致小巧，花色蓝中偏紫，四瓣温柔舒展，盈盈一朵，星星点点。爱睡觉的是酢浆草，红花酢浆草，黄花酢浆草，当夜色降临，便闭合了花叶。不管人间的是是非非。田坂上有人正在采摘鼠曲草，其叶茸茸的，像老鼠的耳朵，俗名水蕪，伴上咸肉丁，做成水蕪粿，味道极好。还有蒲公英、牛膝菊、夏天无、黄鹌菜等等，一同点缀着四月的草地，这些小巧的野花，匍匐在大地，并不在意树的高大，也不在意人的伟岸，热热闹闹，开自己的小花，结自己的小果。

四月怎能少了雨，那是多情的雨，雨水绵绵，下得山河喧闹，下得草木欢笑，气温渐渐上升，枝叶渐渐丰满，林木渐渐葱翠，峰峦渐渐青秀，云雾蒸腾，天地氤氲。多情的雨水，一半滋养了草木，一半汇成了溪流，流水潺潺，曲曲折折，聚成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从高山奔向平原。雨生百谷，田园秧苗初插，愈加青绿，那是沿江平原的早稻，淮河两岸的春麦，俯瞰苍茫大地，江山如画。

四月天，客居巢湖之畔，赏好景，睡好觉，做好梦。母亲睡了，狗儿也睡了，夜已深，独坐窗前写文，不觉一轮明月窗前照，月光爬上床头，与月同眠，月照梦中人。过了春分，昼长夜短，短夜做长梦，长梦很美，半睡半醒间，梦境好似现实，过往惆怅事，竟美在梦里，不愿醒来。怎奈被犬吠惊扰，床上呆坐许久，缓缓穿衣。天色微亮，一片寂静，行至天台，眺望天际，薄雾笼罩城市，光雾晕染，天空深灰浅灰的云交替流动，遮掩不住金星与木星的光芒，透过薄雾之下，是人间灯火，更加明亮，明亮而朦胧。薄雾之下，是人间灯火，人间灯火伴星辰，人群还在沉睡，草木也在沉睡。

四月宜踏青远游，四月的阳光，四月的春雨，晴雨交替，滋养着古皖大地。皖北皖南，皖山皖水，平原广袤，山水相依。车行江淮平原，南游，依窗而坐，读老师的新书《南游记》，南游读《南游记》，合乎心境，合乎旅境。窗外青绿山水，江山图景，画中游，水上有烟，山间有云气，屋瓦之上，有烟火气，从平原走向山脉，一时落日西坠，一时烟雨蒙蒙。老师的南游，远得很，越过岭南丘陵，远在琼州海峡，游在天涯海角。

天之涯，海之角，穿梭于草木之间，奔走于茫茫人海，仰望于繁星之下，少年漂泊在外，喜欢四海为家，喜欢无拘无束，做风一般的少年，喜欢游，游在祖国的大山大河；青年择一城而居，静坐巢湖之畔，不慕高原山脉的巍峨，不羨西北戈壁的苍茫，独爱这说南不南，说北不北的天赐福地，北望淮河，南看长江，原来，不行远方，这福地便有大河、大潮、大江的交替滋养，人文荟萃，处处好景。从匆忙的时光里偷点闲情，时有闲游，向南而行，我的南游啊，游在四月天，游在故乡，游在沿江平原，游在皖南山水，游在新安江畔，游在古徽州的黑瓦白墙之间。都是南游，无所谓远，无所谓近，车旅闲游嘛，在乎意思，在乎趣味，在乎心境，看天时，看云天，看山水，看风物，看遗迹，记画中意，写心中思。

◇信笔扬尘

一碗烧茶

张金兵

家乡的“茶”，不只是杯中清茗，还可以是一碗鸡腿面、瘦肉面，或是几颗溏心蛋。在勉强温饱的年代，一碗鸡腿面，便是待客的最高礼遇。而这样的偏爱，我享受了三十多年，给予我这份温暖的，是奶奶(姨父的母亲)和小姨。

我被父亲驮在肩头时，就吃上了奶奶做的鸡腿面。一碗烧茶端上桌，汤汁清亮，土鸡炖得酥烂入味，味道略咸，香气却能温暖整个屋子，我每次都吃得精光。奶奶说鸡是自家养的，那两只鸡腿，是特意为我与父亲留的。她心地善良，怜惜父亲自幼失恃，便对他多了一份格外的疼爱，爱屋及乌，对我更是百般呵护。

2000年7月，母亲因突发脑出血离世。奶奶流着泪拉着我的手说：“伢，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要常来。等我不在了，还有你姨呢！”我那时懵懂，只当是一句暖心话。

小姨和妈妈感情极好，一同长大，都没念

过书，都吃够了生活的苦。妈妈走后，小姨便把那份深深的思念，化作对我的温柔，融进厨房的烟火里。她做的面清淡，却同样香气十足。每当“茶”烧好，她总会喊我到厨房去端碗，轻声叮嘱：“这碗底我放了精肉，别拿给别人。”那份偏爱，实在、滚烫、不加掩饰，那是她独有的味道，也是姨对我独有的心意。她常说：“烧茶要趁热吃，日子要趁热过。”谁曾想，说这话的人，自己却没能熬到日子热头。2008年12月，小姨也因突发脑出血骤然离去。

那些日子，奶奶沉默了许多，常独自坐在门槛上发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她全都深埋心底。可即便如此，她待我的心依旧滚烫，我每次去，她仍会为我烧一碗热茶。仿佛只要这碗茶还暖，那些远去的亲人，就从未真正离开。

小姨去世五年后，奶奶也走了。那个把我捧在心头、总为我炖鸡下面的老人不在了。我



赏春
周文静 摄

◇乡风民俗

徽州清明课

朱晓军

临近清明节，我与家人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屯溪老街，走进“汪一挑”小吃店，目睹了厨师制作清明课的过程。这里有咸肉笋丁馅和甜味芝麻馅两种。我来到店堂向师傅们打听，原来清明课材料是选取立春前后山间的野艾草，采摘来用开水加少许小苏打焯水、去涩、煮烂，再冷水浸泡5分钟(颜色翠绿不发黄)，加入面粉、糯米粉，糯米粉搓成面团，然后取一小段面团擀成小酒杯状，再填入用徽州火腿肉丁、鲜笋丁、五城豆腐干丁、雪里蕻等做成的馅料，最后捏合而成。在包好的清明课下方垫一张圆形的粽叶，放在蒸笼上蒸熟，就可以食用了。蒸好的清明课碧绿碧绿的，透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看上去像一件件色泽绿润的精美玉器，每一道步骤都透着匠心。

但凡生活在徽州的人，大多吃过清明课。

其实，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蕴含着一种文化，象征着家族子孙绵延，生机盎然。原黄山市徽学会会长陈政老师告诉我，徽州人之所以要吃清明课，其中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呢！原来这道小吃是为了纪念明朝开国谋士朱升父子的。

朱升(1299—1370)是古徽州休宁回溪人，元末明初著名的理学家和军事家，曾为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章策，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朱元璋登基后，想给他加官晋爵，但朱升不愿继续做官，次年便以祭扫扫墓为由告老还乡。临行前，他进谏为徽州百姓免除了许多赋税，还为儿子朱同求得一张免死契。朱升的儿子朱同文武双全，曾著《新安志》一书，深受徽州百姓的爱戴，官职做到礼部侍郎，朱元璋的孙子明惠帝对他非常器重。后来明成祖朱棣发动政

◇信笔扬尘

飞走的燕子

王启林

新屋建成，飞来两只燕子，先在堂轩转了两圈，在西头拐角上啄了几下，然后飞走了。过了一天，燕子开始衔泥进来，一点点在拐角处筑巢，十天左右巢成，又陆续给巢里添上了羽毛、枯草，还有点细小的枯枝。燕子开始在此住下，白天进进出出，夜晚回巢安歇，不停地喃喃咕咕。

燕子不扰民。在我家筑巢的燕子不会飞到别人家，哪怕是邻居家，它是天生就能掌握自己方向的小精灵。回家也是直飞进窝，不会从这间房飞到那间房，不会窥探主人的隐私。有了小小燕蛋，它们不再双双飞来飞去，一只待在窝里，头朝窝口，另一只飞进来，咕咕叫几声，特别热情。

我才上学时，曾问奶奶为什么有一只待在窝里不出去捉虫，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头：“母燕子在孵小燕子，像鸡一样，蛋破了就有小燕子出生了。”我一点点将靠在堂轩墙上的梯子移到燕窝边上，看到窝里有好几只蛋，就想掏出来。奶奶赶紧制止了我：“一个蛋一条生命，不要动它。”命多金贵，我吓得收回伸向燕窝的手，可是好奇心还是没能得到满足，天天盯着窝看，发现燕子交换着孵卵：“奶奶，两只燕子

都是母的吗？它两个轮流孵啊！”“肯定是一公一母，两个母的孵不出燕子。”

燕子是益鸟，它只吃虫，尤其喜欢吃飞舞在稻田菜地上空的飞虫，包括藏在稻棵杆叶、菜叶上的各种小虫，成年燕子每年可捕食50万只害虫。它是水稻、蔬菜的保护神。不知为什么它繁殖太慢，也太少，一对燕子一年能繁殖两窝小燕子，第一窝四至六只，第二窝三至五只，可是活下来的总是有限，食物不够丰盛，环境不够安全，农药打得多了，都对燕子的生存构成威胁，幼燕的生存危机更严重。

家乡有片封禁的山林，高耸入云的屋顶上，有个大大的老鹰巢穴，老鹰经常飞临村庄上空盘旋，偶尔一个俯冲，惊得飞鸟离东奔西逃，带着小鸡的老母鸡，咯咯咯就近钻进柴草之中，一个疏忽大意，立即葬身鹰爪之下。才出窝的小燕子扇动着笨拙的翅膀，刚刚站立枝头，还来不及看一眼外面新奇的世界，老鹰嗖一声从头顶飞过，钢铁似的爪子，一下子就抓牢了还在发愣的小燕子。燕子吃害虫，老鹰吃燕子，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也是燕子无奈的宿命。

陷在无尽的悲痛里，以为从此，再也闻不到那碗烧茶的香气了。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碗烧茶的香气，竟从姨父的灶火里飘了出来。姨父前半生可是上有母亲疼、中有妹妹护、后有妻子爱，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

2014年春节，我到姨父家拜年。从不沾灶台的他，竟默默系上了围裙。他握惯锄柄的手攥着菜刀，肉片切得厚薄不均，油锅溅烫时缩着肩，却非要把荷包蛋煎得圆如满月。

灶火映着他花白的侧脸，动作生涩却无比认真，恍惚间，我竟看到了奶奶和小姨的模样。他把瘦肉茶端到我面前，说：“伢，你奶和姨都不在了，姨父的厨艺……这瘦肉茶，你将就着吃。”说完便转身回厨房，留下一个宽厚而沉默的背影。

面罩着香，腾着热气，我坐在桌边，一口一口慢慢吃着。汤汁的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像小姨的声音，软乎乎的，带着疼。这一刻，奶奶炖的土鸡、小姨悄悄藏在碗底的精肉、姨父这双笨拙却用心的手，忽然重叠在了一起。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砸进汤里，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油花。

原来有些心意，不会因生死消散，只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风雅颂

片段(外一首)

朱俊春

我孤独也很美好
你看黄昏里那只鸡鸟
街走最后一晚霞
停在古老的钟楼
我说话也很苍白
就像花辨里嗡嗡飞出的蜜蜂
最后定格在蛛网中

你问疼痛究竟来自哪里
为什么哭也无声？
笑中有泪？

当霜凝结在窗棂
枯枝在寒风中战栗
参差不齐的杂草
摇曳出无声的告别
我们哭泣过
在冬日夕阳下的旷野

当日历一页页撕去
秒针嘀嗒出一声声叹息
炊烟远离村庄
也带走彼此的沉默
我们哭泣过
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里

那些幸福的花儿
难道凋谢的命运
泥土，为她们守着来年
原来，所有的冰凌都会解封成春天的河
我们终将在河的对岸
与那个哭泣的自己和解

春天里

二月的风
是支蘸满暖意的笔
轻轻一点
岸边柳树就绿了

迫不及待的游乐船
欢快的浆
划破湖面涟漪
把冬日的沉寂卷入柔波

美丽的不止桃花带雨
还有绿肥红瘦
野草不再提心吊胆
满目的嫩芽闪着细碎的光

在这渴望欢颜的日子里
杜鹃如约绽放
遥远的天际
已有一抹姹紫嫣红
以势不可挡的激情
漫过荒原和山岗
漫过我们所有
关于春天的想象

◇草木情深

盛春舞会的小裙子

华明玥

回乡探望小舅舅，发现他家院子里的一株巨大的泡桐开了，小舅舅的孙女用手机拍花，她兴奋地呼唤我们，“快看，泡桐花就像盛春舞会的小裙子。”

这个比喻非常神妙，因为淡紫色的泡桐花每一串整体上呈圆锥形，是由多个小聚伞花序组成，每个小聚伞花序上，也有六七朵花，而每朵花都像一只小漏斗，内壁有紫色斑点，常可见里面有传粉的昆虫。特别有意思的是，这花朵并不是整齐浑圆的一只“小漏斗”，它的花冠檐部有开裂，上唇2裂，向后翻卷；下唇3裂，几乎是直直地伸展，这就更像舞会的小裙子了，而且是跳伦巴、恰恰那种欢快舞曲的小裙子，向后翻卷的裙裾似乎亮出了舞裙精灵们矫健坚实的长腿，它们自由自在的踢踏、旋转、飞奔，摇曳出春天的旋律和节奏。

泡桐花有清甜的香气，花蜜丰富，舅妈采了一些花，洗净上面的浮尘，用鸡蛋面粉糊裹了，油炸给我们尝鲜；她又晒了一些干花，与杀青后的枇杷树嫩芽一同装在小玻璃瓶里，让我们带回去当茶饮。泡桐花茶，搭配枇杷叶和蜂蜜，是极好的宣肺止咳之物，还能平息轻微的上火症状。

桐花开尽春意了，在泡桐花扑簌掉落之时，春天也迅速到了尾声。不过，只要在沸水中投入两朵干泡桐花，香气馥郁“小裙子”又会舒展开来，它们会转着圈，跳起翩跹春天的舞蹈。

